

# 铁扬： 生活的细节点燃了我

铁扬曾说,我不承认我是油画家或者水粉画家,我只愿画得自由,画出自己。用这句话来形容他的文字也是准确的,他只愿写得自由,写出自己。2015年,80岁的铁扬捧出了第一本散文集《母亲的大碗》。笔端饱蘸了作者对故乡、对亲情、对艺术生活的浓情,铁扬真的写出了自己。这个自己含在他笔下的母亲和父亲里,含在团子姐和丑婶子里,含在无数个乡亲里。

真正的艺术家,应该像一条鱼,深潜于底层大众的生活之中,舍此无法体察到生活的真谛。铁扬先生说自己经常想起在太行深处遇到的那些乡间女孩,每当冰雪消融,他背着沉重的画具出现在她们的院子时,她们总是扔下手中的活计,抱起柴火跪在炕前为他拢火烧炕,她们把脸对准油黑的炕口,鼓起腮帮用力向炕口吹火。火光照耀着她们明丽而健康的脸,炕烟使她们流着泪。这些生活中美好生动的细节常常感动着铁扬:“有位外国艺术家的说:画家像只蜡烛,但点燃后它才会发光,点燃蜡烛的是生活。我非常赞成这个论点,但又觉得生活是广阔无边的,点燃你的只能是一些生活中的细节,细节也就成了文学和艺术必不可少的。”

## 生活的细节点燃了我

笔者:您觉得故乡的一切对您的艺术生涯的影响大吗?

铁扬:我对艺术的兴趣从少年开始,受两种艺术影响,一是民间的,冀中平原上的木版年画;另一种受宗教绘画的影响。城内有个基督教堂,里面有很多世界名画,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我很小就看到了,觉得很神秘,人物服装的褶皱、胡子都画得栩栩如生。这些都促成了我对艺术的兴趣和喜爱。

15岁时我到华北大学学习政治,参加各种类型的业余活动,有绘画班、歌咏队、演剧队。后来领导让我参加演戏,但是我的兴趣始终在绘画,后来才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正式学习美术。

笔者:您强调生活中细节对艺术的重要性,能具体谈谈吗?

铁扬:有位外国艺术家的名言说:画家像只蜡烛,但点燃后

## 我的书稿铁凝没看过

笔者:铁凝曾在一些访谈中谈到您对她的影响。您认为自己铁凝的影响大吗?

铁扬:这是一个老话题,这些年面对笔者朋友少说我已回答了几十次。这里不能用影响大和小来回答,但一个家庭对子女的影响总是会有。比如我倡议她到农村插队,是为了让她去认识社会,认识中国农村,当时这对于一个初学写作的青年是很有必要的。还有她早年的读书也是受到家中的藏书熏陶,我曾督促她读过一些书,那是个书荒的年代,但我的书架上还“鬼鬼祟祟”地摆着契诃夫、罗曼·罗

## 童年生活留下的问题 让我思考终生

笔者:《母亲的大碗》这本散文集,写故乡,亲情,艺术经历,有评论说,散文是最适合老人的文学体裁,读这本书,能真实感受到年龄和阅历对人的馈赠。您认同这个观点吗?

铁扬:这一观点很新鲜,我赞成,因为老人有阅历,有了阅历就有了生活积淀,尤其童年的一切,更给你留下过无法忘记的美好记忆。这记忆中哪怕是一些很微不足道的情节和故事,都能使你展开联想和追问,这联想和追问会伴你终生。

小时我常常在房顶上看见远处的太行山,觉得县城的城墙比太行山还要高,很使我不解。为什么城墙会比太行山高;村南有个废弃的砖窑,我总想到王宝钏就住在里面,王宝钏和薛平贵的故事是家喻户晓的;故乡有个天主教堂,外国神父常常在院内散步,我常想他为什么要散步?下地干活儿不也是走路么……童年生活给我留下许多这样的问题,让我思考终生,有些我找到了答案,有些我终生也许找不到。后来我长大了,便有另外一些故事在我脑子里一遍遍萦绕。

笔者:您是画家,这次却换了一支“笔”,写了一本书。写作和画画感觉不一样吧?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

铁扬:我很早就喜欢写一些杂记和日记。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从北欧回来,《河北日报》约我写“域外散记”,在他们的敦促下,

它才会发光,点燃蜡烛的是生活。我非常赞成这个论点,但又觉得生活是广阔无边的,点燃你的只能是一些生活中的细节,细节也就成了文学和艺术必不可少的。这细节即便是琐碎的,比如我画女孩子和农村的炕。

农村女人和炕联系终生。从出生、成长、生存、生产到老去,都离不开炕。你想,即使一位裸着自己的女孩子在炕上剪趾甲、铺被窝,和炕也会形成和谐的美。这时你会感到炕的温暖。这时他们的活动是私密的,没有表演意识的,也是女人最美的时刻。我写《美的故事》,写母亲,写奶奶,以及后来写山村那些女孩,都是写了他们的细节,是细节点燃了我。

笔者:您认为艺术家的文化积淀源自何处?

铁扬:文化积淀大概来自两方面,就我而言,一是早期的,

兰、托尔斯泰什么的。读唐诗,我督促她要背。《三国演义》中“青梅煮酒论英雄”的章节,我家三代人都背,我也让铁凝背过。此外,造型艺术对她也是有影响的,她也从中得到过补益吧。

文学艺术是有高低之分的,也许铁凝从那时就领略到了文学艺术的高低之分。当然,仅此还不能就是一位作家,她还要把有限的经历拓展成无限,用超常的容量接纳社会生活,找准自己的角度。

笔者:您写完这本书之后,包括这本书的出版和铁凝有过交

我的文字才变成铅字。后来由于多种原因,忙于本行吧,写作就中断了多年,再拿起笔来是在2007年以后,因为在太行山写生遇到的那些故事,又联想到我的童年,我想试一试写出来,就开始了目前的写作。现在的状况是画画和写作交替进行。

造型艺术和文学都是形象思维,都联系着自己的感情抒发,换一支笔我感觉并不难,当然你对文字的驾驭也得有些基础,这基础来自平时的阅读和对汉语语言的研究。

笔者:这本散文集是以故乡为底色的,里面的语言、人物,都让我们这些同样出生长在冀中平原上的人感到特别亲切,熟悉。是什么促使您记录下故乡的人和事?

铁扬:一个人童年过后便进入少年,由于你的成长,这时你遇到的事就有了另外一些特点,你开始真切的接触一些人一些事,这人和人都会形成一个故事,比如我在书中写过的《美的故事》、《亚细亚鸡蛋》、《团子姐》、《丑婶子》等,这其中都有“人”,我之所以愿意把这故事写出来给人看,是因为他们有两个特点,一是他们的美德,美德中有时还有幽默、风趣甚至还有中国式的“狡黠”,这就有了一种文化内涵。二是从这故事中能发现我们民族的生存状态,古今中外一切有价值的或文学或艺术都是因为有一个民族的生存状态。

我的父亲应该说是一位乡间的文化人,也是当地国共两党建党发起人之一。他很有智慧,涉猎也很广泛,在农村几乎是一部活字典。同时还是一方名医。我的童年启蒙教育是从父亲那里得来的,当时除读过少年必读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一直到更深一些的古文。有一本半文言文的《实用国文》,给我增添了许多关于汉语言的认识途径。这些在《母亲的大碗》序言里我都有所叙述。有人说我的从艺和父亲的血脉有关,也许有些道理。我喜欢把知识弄得越“杂”越好。“杂”也是文化积淀,后来我考入中戏,中戏对我来讲,意义重大,我一生难忘。除了有正规的绘画教学,课程设置还有名著选读、戏剧史、美术史、导演学、建筑史……讲名著选读的老师要求我们在一学期之内读完莎士比亚,三个月读完契诃夫,两个月

流吗?

铁扬:目前我们父女都习惯于自己做自己的事,至于我这点文字,零散发过的几篇,也许铁凝在杂志上看到过,但这次成书,铁凝不知道我把书稿寄了出去。我是作为投稿寄给出版社的,书出来后,我才送书给她的。我愿意以一个业余作者的身份自由投稿,人家看上用,看不上就退给我。

笔者:有评论家说,从您的文字中能够看出您对世界,对经历,对人生的宽恕之情,没有被历史所伤的抱怨。您是如何做到的?

读完托尔斯泰,还有普希金、关汉卿、汤显祖……这些拓展了我的文学视野和对文学的真正了解。也积淀了“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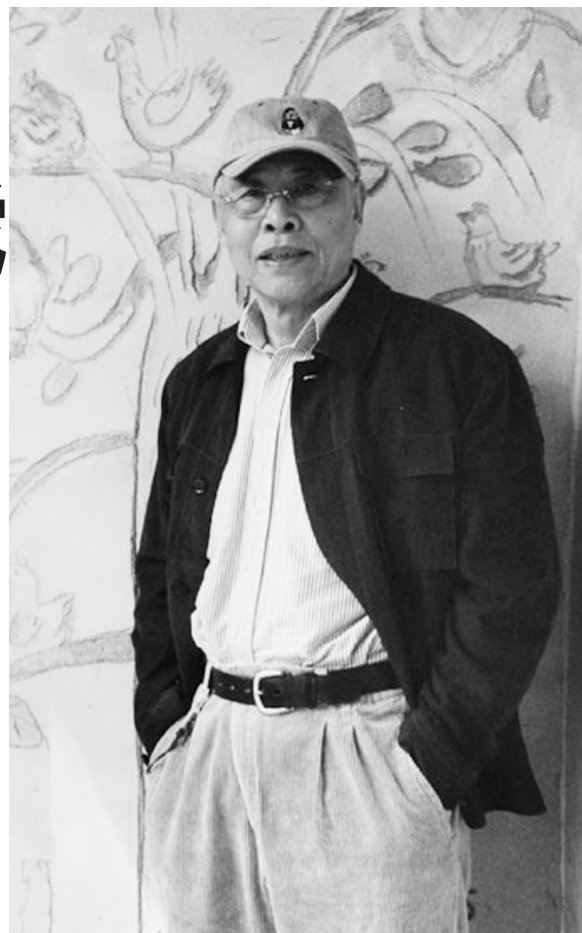
笔者:除了画画、写作,您还喜欢收藏老物件,而且与众不同。有人说你收藏饴饴床子、老车轮、老酒缸等等,您为什么会对这些老物件情有独钟?

铁扬:这是误传,我不收藏这些只供在大场合的应景摆设,我收藏小物件,“土”物件。收藏过棒槌、擀面杖、织布梭,现在收藏农村挂在房梁上的木钩子,拾柴火用的铜子,一些村民自制自用的刀具,以及真是民间原汁原味的“杂项”,目前,光木钩子我就有上百个,有的已上百。我从这里可以体验到劳动的痕迹,有劳动痕迹的物件就有亲切感,你把它拿在手里,就会给你增加劳动的信心。

铁扬:我们对人生不应该有抱怨,人生总体还是美好的,目前我们又处在这么好的时代,每天有那么多的好新闻。至于历史,我们常说让历史说话,我想历史已经对自己说过话了,你遇到的那些坎坎坷坷也就不在话下了。

笔者:您还会有下一部作品吗?会写什么?

铁扬:还会有,拣自己认为有意思的,是“东西”的写,或散文或小说。



### 作者简介

铁扬,河北赵县人。擅长油画、水粉画。1960年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本科毕业。曾在河北省文化艺术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任教,河北歌舞剧院舞台美术设计。1982年入河北画院任专业画家,一级美术师。作品被中国美术馆及欧、美、亚洲多国艺术博物馆收藏。作品《夏日馈赠》获第七届全国美展铜牌奖。出版有《铁扬画集》等。



《母亲的大碗——铁扬散文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5年出版

### 观点

#### 谢有顺(作家): 铁扬笔下 没有怨恨之情

看铁扬先生的散文能够感觉到自由、散漫、信手拈来,不受散文规矩所限,有随性的意味,这反而得了散文的精髓。尤其是近些年的散文,那种沉潜,没有火气之后,尤其觉得是一些有学养的散文。这种学养一方面有西洋艺术的滋润。另外一方面是他对土地热爱。他不仅爱人,也爱物,对身边的石头、河流都有一份感情,有一份爱。这使得他的散文没有失去对土地深沉热爱的底色。还有一方面是阅历。阅历不仅包括他自己的阅历,还包括了他在追溯中讲到的他爷爷、他父亲的阅历。这些阅历都很坎坷,但是他在处理这些坎坷阅历时笔下没有怨恨的情绪,这是内心宽大放松的人才能做到的。铁扬先生能够很冷静平和地看待这些,这些阅历也是他学养的构成。耐读的散文往往是不着痕迹的,平淡的,但是能感觉到作者文字底下却埋藏着很深刻的东西。铁扬的散文中有这样的品质。

汪曾祺曾说,好的散文是笔下有人物。铁扬的散文作品中是有人物的。他写得最多的是他的亲人,像他的奶奶、爷爷、父亲、大哥、团子姐、丑婶子还有一些萍水相逢的人物。他对人物的观察和描写受益于绘画,角度独特、多面,有层次感。正是这些人物的使得铁扬的散文读起来坚实,不漂。铁扬在处理人物时情感节制,隐忍、不夸张。哪怕是这些事件和人物在他的内心是冲击力很大的,他也能够节制隐忍地去描写。

(本报综合)